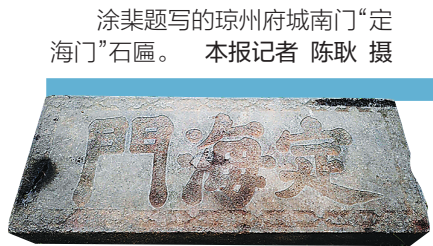


明代广东按察副使涂棐 丕振琼州称涂公

何以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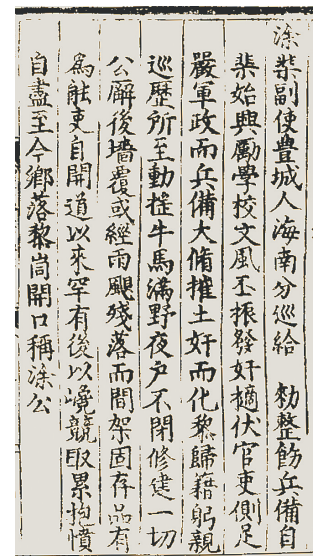
涂棐题写的琼州府城南门“定海门”石匾。 本报记者 陈耿 摄



明代，牛岭是海南岛交通的天堑，涂棐任上开通了这段驿道。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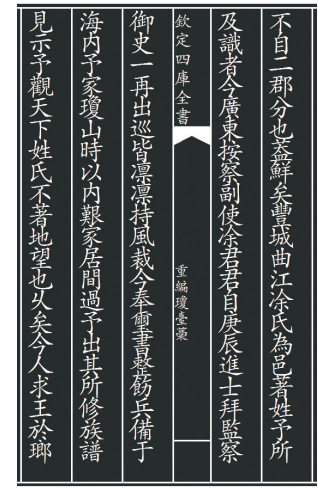
四
人物春秋

常言道：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海南史上良吏、能吏不少，他们为百姓做了好事，身后受到百姓怀念，有的入地方志“名宦”代代相传，有的被百姓建“去思亭”甚至建专祠配享。其中，明代成化七年至十二年（1471—1476）任广东按察副使分巡琼州的涂棐，就是特别出色的一位。



明代正德《琼台志》对涂棐在琼政绩的记载。

何以端 提供



数字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录了丘潜应涂棐之请撰写的《丰城涂氏族谱序》（部分）。 陈耿 提供

四
史志琼崖

冯白驹与《琼崖红旗》

张兴吉 陈道淳



今年8月，笔者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特藏部”查阅海南民国时期革命报刊史料时，发现存有1931年11月5日出版的《琼崖红旗》第13期，该刊物土纸16开本，蜡刻油印，土纸纸质粗糙，防水防腐性能很差，时间已走过近一个世纪，能保存下来着实令人惊喜。

这期刊物内文共18页，里面有《中共两广省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袭击东三省群众武装占领城市宣言》《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三省屠杀工农与我们严重任务》《巩固苏区与肃清反革命派别》《纪念十月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和红军》等文章。

说实话，一开始看到一期刊物才4篇短文章，且内容指向比较单一，心中就产生了疑问：“怎么这么多？”但随着查阅到的相关革命资料越来越多，才知道这已实属不易。在那个特殊年代，革命根据地受到国民党严密封锁，生活物资极为匮乏，当时的中共琼崖特委书记李源，在1928年2月25日给中共广东省委的报告中提到，琼崖革命根据地“因未有好的医生，同时也未有药品。武装同志打伤未有药医治而至痛死很多，好比徐成章同志，打万宁之分界岭时打伤，都未有药来止痛直到痛死”。还有“我们特委住在（的）地方，几乎连火柴、火水、油、纸笔，一切工业品都买不到用”。因此也导致“印刷机关缺乏，又亦为反动派占据，刊物无机器可印，兼之自事变后，海口交通

又为敌所断，革命刊物无法传入，宣传甚形困难”。

更让人倍感痛惜的是，中共琼崖地方组织一批具有办报经验的领导干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连续因对敌斗争时受伤牺牲，如曾担任《新琼崖评论》主编的中共琼崖特委书记杨善集、曾担任《南语》主编的中共琼崖特委宣传部长许侠夫、曾担任《新琼崖评论》编辑的中共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总指挥的徐成章、曾担任《琼崖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中共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曾担任《琼崖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中共琼崖地委常委陈垂斌……

在中共琼崖特委1928年1月25日关于琼崖“政治形势、党务工作、群众运动、军事概况”的报告中，也请求中共广东省委“请按期发给《红旗》《布



一九三〇年七月一日创刊的《琼崖红旗》。图为第十三期封面。 张兴吉 提供

尔什维克》及各种宣传品。”要求上级党委按期寄来革命报刊，以便翻印发行，这种特殊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琼崖革命根据地文化人才储备不足，外界信息来源不畅的客观条件下，为保证党的宣传工作顺利实行，不得已采取的变通之举。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海南革命根据地，创办一份革命报刊条件确实艰难。

《琼崖红旗》是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宣传部主办的中共琼崖特委机关报，是一本土纸油印的册式出版物，创刊于1930年7月1日。它担负着宣传、指导琼崖苏区各级党组织、工农红军和人民群众坚持革命斗争的重任。在《琼崖红旗》第一期（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写的署名文章《琼崖群众对琼崖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应有的认识》。

冯白驹的这篇文章，在一定意义上，是为《琼崖红旗》杂志定下办刊宗旨，并从几个方面，阐述了当时的社会形势和革命任务——

第一，琼崖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对于广泛开展土地革命，摧毁土豪劣绅的封建势力，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以及解除了部分革命群众受压迫、剥削和束缚的痛苦，在琼崖的革命史上有它无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琼崖苏维埃政府即将召开全琼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琼崖苏维埃今后的工作任务，以期更有力地带

领琼崖共产党员和民众去摧毁琼崖反动统治的势力，完成琼崖革命的历史使命。

第三，动员全琼崖的广大劳苦群众武装起来，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展苏维埃区域，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发展群众武装，完成全岛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在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除了一些出身知识分子的党员干部接受过文化教育，大多数成员如工人、小市民阶级和农村的贫雇农，他们中很多人之前都不识字，加入革命队伍后才有机会接受到粗浅的文化教育，因而以他们为主要阅读对象的中国共产党报刊，报刊语言注重通俗化，适合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的需要。

正如冯白驹创刊号文章的文风：“琼崖苏维埃政府是琼崖工农兵以及一切劳动群众的政府，她是代表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群众的利益，领导琼崖广大劳苦群众向反动统治国民党政府做阶级斗争的唯一集团，她在琼崖已经有了二年时间的历史。在这二年的时间当中，她领导全琼崖的革命群众向琼崖的反动统治冲锋陷阵，做过激烈的伟大斗争，建立了定安、琼东、乐会、万宁、陵水五县的苏维埃政府……用血肉所获得来的这些代价，在琼崖的革命史上是有她伟大历史的光荣。”语言直白通畅，语气一贯到底，通俗易懂，易于被文化程度不高的穷苦百姓所理解。

四
史籍典录



漫话古人「夜游」

■ 席顶

继研学游、“盲盒”游之后，夜游也火了。夜游古已有之，“朝游复夜游”（白居易《正月十五日夜月》），古人更是乐此不疲。

要说夜游，不得不提“灯火”和“明月”两个意象。

前者叫“秉烛夜游”，最早记载于乐府歌辞《西门行》中，说人生不足百岁，且昼短夜长，时光短暂，为何不趁长夜点着烛火观景解忧呢，此后“古人秉烛夜游”便成为文人们抒情、抒怀和咏志的文学母题。“香袅红篝，影高银烛，曾纵夜游浓醉”，吴文英在银烛下夜游秋海棠，借景解忧；“醉烧银烛作夜游，瞬息桃花落红雨”，朱高炽在《阳春曲》里感叹烛光短，光阴易逝；“可记年时，凤城灯市夜游否”，陈维崧在灯火里思过往，怀念家亲旧友；“古人惜昼短，劝令秉烛游”，白居易从“秉烛夜游”本身出发，劝人珍惜光阴。

可见，古人夜游须“秉烛”是有价值意义的，它代表着光与火，替人表达内在的精神世界，它是万家灯火里的团圆，是孤灯窗下的自度，是光阴似箭中的珍念，种种烛火情怀在夜游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后者则为“月夜游”，比“秉烛游”更为广泛，含义也更丰富。最出名的要数《记承天寺夜游》，东坡居士夜晚失眠，见月色正好，便出门到承天寺找好友张怀民夜游，两人一边在小院里漫步聊天，一边望月思悟人生，好不惬意。苏轼在夜游中纾解被贬的苦闷情绪，通过月夜悟得超然旷达、宁静淡泊的人生观。诗仙笔下的“月”颇多，大约因他浪漫不羁本性，热衷夜游望月感怀，“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这是表达思念征夫、期待国定家安之情；“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这是李白把酒问月的哲思，人在月在，而明月则替人记录古往今来；“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这是以明月话友情，真挚且深厚。

一定程度上，“月文化”囊括了“灯火文化”，将乡愁、亲情、爱情、友谊、生命更替和生活百般滋味逐一展现。夜色深沉，天上一轮明月，皎皎光照万家，人们在夜窗后，在小院里，在山水间，静静望月祈愿。

若说文化人“夜游”是为感悟抒情，普通人的“夜游”就比较接地气了，主要是为吃喝玩乐和热闹团圆。纵看“大唐不夜城”古今，盛唐长安灯火满城、夜景奇绝，《大唐新语》中说京城正月望日，要举行盛大的灯火晚会，不允许设立宵禁，所到之处人烟鼎沸、灯火辉煌，可观当时全民夜游盛况；今时西安东西南北四大街，小巷百十条，每逢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四海游客纷至，在“不夜城”的灯火里沉浸式感悟历史。

宋人夜游主要在夜市里，其夜生活的繁闹和多彩，历朝都难望其项背。《东京梦华录》记录了这一盛景，夜市每天开到三更才结束，却又在五更天又重新热闹起来，人来人往，通宵不绝。词人周邦彦在《解语花·上元》中如是说北宋首都汴京：“因念都城放夜，望千门如画，嬉笑游冶。”南宋的首都临安呢，《梦粱录》中记录了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早晚几不中断的熙攘景象。仿佛宋人都是“夜猫子”，在灯市里溜达着或吃美食，或斗茶、蹴鞠、看百戏等，娱乐生活异常丰富。

除“秉烛游”“望月游”“夜市游”外，还有山林野郊游，如以苏轼《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为母题的诸多《赤壁夜游图》，明代画家沈周的《夜游波静图》扇画，都直观反映了人们夜游的多样性和趣味性。

无论是文人夜游的雅趣，还是普通百姓夜游的俗乐，都让今人在史料中一窥大国的文化脉息。从烛到月，从唐不夜城到大宋夜市，古人用“夜游”写就另一个角度的精彩历史。

文史荟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